

左忠毅公軼¹事

方苞

先君子²嘗言：鄉先輩左忠毅公³視學京畿⁴。一日，風雪嚴寒，從數騎出⁵，微行⁶入古寺。廡下一生伏案卧⁷，文方成草。公閱畢，即解貂覆生⁸，為掩戶⁹。叩之寺僧¹⁰，則史公可法¹¹也。及試，吏呼名至史公，公瞿然注視¹²，呈卷¹³，即面署第一¹⁴。召入，使拜夫人，曰：「吾諸兒碌碌¹⁵，他日繼吾志事，惟此生耳！」

及左公下廠獄¹⁶，史朝夕窺獄門外。逆閹¹⁷防伺甚嚴，雖家僕不得近。久之，聞左公被炮烙¹⁸，旦夕且死¹⁹，持五十金，涕泣謀於禁卒，卒感焉。一日，使史更敝衣草屨²⁰，背筐，手長鑱²¹，偽為除不潔者²²，引入，微指左公處。則席地倚牆而坐，面額焦爛不可辨，左膝以下，筋骨盡脫²³矣。

史前跪，抱公膝而嗚咽。公辨其聲，而目不可開，乃奮臂以指撥眚²⁴，目光如炬，怒曰：「庸奴！此何地也？而汝來前！國家之事，糜爛至此，老夫已矣，汝復輕身而昧大義²⁵，天下事誰可支拄者²⁶！不速去，無俟姦人構陷²⁷，吾今即撲殺汝！」因摸地上刑械，作投擊勢。史噤不敢發聲²⁸，趨而出²⁹。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：「吾師肺肝，皆鐵石所鑄造也³⁰。」

崇禎末，流賊張獻忠出沒蘄、黃、潛、桐間³¹，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³²。每有警，輒數月不就寢，使將士更休³³，而自坐幄幕³⁴外。擇健卒十人，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，漏鼓移則番代³⁵。每寒夜起立，振衣裳，甲上冰霜迸落³⁶，鏗然有聲。或勸以少³⁷休，公曰：「吾上恐負朝廷，下恐愧吾師也。」

史公治兵，往來桐城，必躬造左公第³⁸，候太公、太母起

居，拜夫人於堂上。

余宗老塗山³⁹，左公甥也⁴⁰，與先君子善，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方苞（公元 1668–1749），字鳳九，一字靈皋，號望溪，安徽桐城（今安徽省桐城市）人，清代著名文學家。自幼聰慧，四歲能屬對。康熙四十五年中進士。五年後，因曾為戴名世《南山集》作序而牽連入《南山集》案，罪當處死，後獲李光地營救，遂得出獄。康熙五十二年，方苞以白衣平民身份入值南書房，再調往蒙養齋編修樂律，後官至禮部侍郎。乾隆七年，以老病求歸。

方苞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創始人，尊奉程朱理學及唐宋散文，同為桐城派之古文家姚鼐推尊方苞的作品為「我朝文章之冠」。方苞繼承明人歸有光「唐宋派」之古文傳統，文風雅潔。著有《禮記析疑》、《春秋直解》、《古文約選》等，後人輯有《望溪先生全集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「左忠毅公」即左光斗（公元 1575–1625），明末名臣，萬曆年間進士，東林黨成員，官御史、大理少卿、左僉都御史。因彈劾閹黨魏忠賢而被逮入東廠監獄，當時魏忠賢執掌東廠，誣陷左光斗受賄，酷刑拷問。一年多後，左光斗死於獄中。

方苞的族祖父方文（號塗山）是左光斗的女婿，與方苞父親方仲舒是深交，故方苞從族祖父輩及父親口中聽了不少左光斗的軼事，遂成此文。「軼事」就是正史沒有記載的事跡。

三、注釋

1. 軼：一作「逸」。
2. 先君子：對已故父親的尊稱。方苞的父親名仲舒。
3. 左忠毅公：南明弘光帝時，左光斗獲追謚「忠毅」，故稱左忠毅公。
4. 視學京畿：到京城地區視察學政（教育和考試工作）。京畿：國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轄地區，即直隸（今河北省），明都北京（京師）屬直隸省。畿：粵[機]，[gei1]；普[jī]。
5. 從數騎出：後面帶着幾個騎馬的侍從而出行。騎：粵[冀]，[kei3]；普[jì]。
6. 微行：皇帝或大官為隱藏自己身份，改以平民裝束出行。
7. 廡下一生伏案卧：廡房內有一書生伏在書桌上睡着了。廡：殿堂後兩側的小房。粵[舞]，[mou5]；普[wǔ]。
8. 解貂覆生：脫下貂皮大衣，覆蓋在書生身上。貂：指貂皮製的大衣。
9. 為掩戶：為他關上門。
10. 叩之寺僧：向寺內僧人問及他（該書生）的情況。叩：詢問。
11. 史公可法：即史可法（公元 1602–1645），明末河南祥符（今開封市）人。字憲之，號道鄰。明崇禎進士，累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。崇禎十六年（公元 1643）任南京兵部尚書，次年李自成攻入北京，明亡，即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弘光帝，仍掌兵部事，後督師揚州。弘光元年（公元 1645）清兵圍攻揚州，城破被害。
12. 公瞿然注視：左光斗瞪目望着史可法。瞿然：驚視的樣子。
13. 呈卷：呈上考卷。
14. 即面署第一：即當着史可法簽寫其為第一名。
15. 碌碌：指才識平庸。
16. 及左公下廠獄：到左光斗被陷下東廠監獄。廠獄：東廠所管轄的監獄。東廠相當於特務機關，為明成祖所設，由太監掌管，負責緝訪謀反、妖言等事。
17. 逆閹：謀逆、奸惡的宦官；此指魏忠賢及其黨羽。
18. 炮烙：古代的酷刑，用燒紅鐵器灼燙受刑者的身體。炮：粵[刨]，[paau4]；普[páo]。
19. 旦夕且死：很快就會死亡。旦夕：早晨和晚上，指很短的時間。且：將。
20. 使史更敝衣草屨：使史可法換上破衣草鞋。敝衣：破舊衣服。草屨：一作「草履」。草鞋。屨：本指用麻、葛等製成的單底鞋，後泛指鞋。粵[據]，[geoi3]；普[jù]。
21. 手長鑱：手裏拿着長鑱。鑱：古代一種掘土或挖草的鐵具。粵[蠶]，[caam4]；普[chán]。手：拿着，作動詞用。
22. 偽為除不潔者：假裝成清潔打掃的人。
23. 筋骨盡脫：筋骨全部被打脫。

24. 乃奮臂以指撥眚：於是奮力舉起手臂，以手指撥開眼眶。眚：眼眶。㊟[寨]，[zaai6]；㊟[zi]。
25. 輕身：不愛惜生命。昧：不明。㊟[妹]，[mui6]；㊟[mèi]。大義：此指拯救國家的大道理。
26. 天下事誰可支柱者：國家大事還有誰可支撐。支柱：支撐。拄：㊟[主]，[zyu2]；㊟[zhǔ]。
27. 俟：等待。㊟[自]，[zi6]；㊟[si]。姦人：指魏忠賢及其爪牙。構陷：設謀陷害。構：同「構」。㊟[救]，[gau3]；㊟[gòu]。
28. 史噤不敢發聲：史可法閉口不敢作聲。噤：閉口。㊟[禁]，[gam3]；㊟[jìn]。
29. 趨而出：快步行走而出。
30. 吾師肺肝，皆鐵石所鑄造也：意謂左光斗乃錚錚鐵漢。
31. 蘄、黃：湖北省蘄春、黃岡。蘄：㊟[其]，[kei4]；㊟[qí]。潛、桐：安徽省潛山、桐城。
32. 鳳廬：鳳陽、廬江二府。道：兵備道，負責掌管州府的兵備。檄：古代用於徵召、聲討等的官方文書，即軍令。㊟[核]，[hat6]；㊟[xí]。
33. 使將士更休：命令將士輪流休息。更：更替。㊟[庚]，[gang1]；㊟[gēng]。
34. 幄幕：軍中帳幕。幄：㊟[握]，[ak1]；㊟[wò]。
35. 漏：滴漏，古代計時器。鼓：更鼓，專為報時用。番代：輪流替代。
36. 甲上冰霜迸落：盔甲上的冰和霜散落（地上）。迸：㊟[並]，[bing3]；㊟[bèng]。
37. 少：稍微、略微。
38. 必躬造左公第：必定親自到左光斗的府第拜訪。造：造訪、拜訪。㊟[燥]，[cou3]；㊟[zào]。
39. 余宗老塗山：我的同族長輩方塗山。宗老：族中長輩。塗山：名文，字爾止，號塗山，著有《塗山集》。
40. 左公甥也：是左光斗的女婿。甥：上古稱妻子的父親為「舅」，稱女婿為「甥」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本文體裁屬於傳記，文章通過左光斗鮮為人知的幾件事情，讚美他有知人之明，為人堅毅不屈，不計較個人生死榮辱，時刻以國事為重。

全文可分成三部分：第一部分即開首至「惟此生耳」，寫左光斗在京畿視學，遇上應試的史可法，左光斗獨具伯樂之眼，認為史可法將來可繼承自己盡忠為國的志向，於是提拔了他並愛護有加，反映左光斗獨具慧眼和對後學的真誠扶掖之心。第二部分由「及左公下廠獄」至「皆鐵石所鑄造也」，寫左光斗被魏忠賢誣陷下獄後，史可法不顧生死，假裝成清潔工人進

入獄中探望，左光斗斥責他不懂愛惜生命，不明白挽救國家為要的道理，並作勢要撲殺他，迫使他迅速離開，展現了左光斗堅毅不屈的個性，以及時刻以國事為重的心志。第三部分由「崇禎末」至文末，明寫史可法而暗寫左光斗。史可法秉承左光斗忠誠為國之志，在艱辛的戰爭環境中仍克盡己責，奮力抗敵，又愛護士卒，從側面烘托左光斗忠心報國之熱忱；史可法不忘師恩，每逢往來桐城，必定親自到左光斗府弟拜訪其父母及妻子，由此可窺見老師的教誨，對他影響之深遠，這是對左光斗形象性格之補充。

本文章法謹嚴，第一部分左光斗說的一句「他日繼吾志事，惟此生矣」是全篇的關鍵句，左公認為能繼承他志向的，只有史可法，全文就是圍繞着這關鍵句展開的。第二部分寫獄中事，左光斗見史可法冒死前來，即大罵並作撲殺之勢，實際是愛之深、責之切的表現，他擔心史亦遭閹黨陷害，不能繼承他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的志向，顯見是扣着關鍵句來寫。第三部分寫史可法行軍盡忠職守，愛惜士卒，這隱然有當初左光斗將自己貂皮大衣蓋在史身上，為他關上窗戶的影子，如此作了一層呼應，同時史可法於崇禎末對抗流賊張獻忠，為國盡忠一事之描寫，正體現史對左光斗志事的繼承，呼應了關鍵句。史可法在當值期間，有人勸他稍事休息，他毅然拒絕，直言「吾上恐負朝廷，下恐愧吾師也」，顯示他不忘恩師教誨，這正正是呼應左公「他日繼吾志事，惟此生矣」一句。

本文從不同方面運用烘托手法，以凸顯左光斗的忠臣形象。第一重烘托是在人物的選取上，作者選取了極具分量的史可法作襯托。史可法是明末抗清名將，明亡後為南明孤守揚州，城破殉國，如此聲譽高隆之名將，卻原來是左光斗的學生，在其襯托下，則左光斗的英雄、忠臣形象就更具體、更鮮明，這可收正襯之效。第二重烘托是在情節的安排上，文中第二部分記敘史可法冒着生命危險，到獄中探視恩師左光斗，「持五十金，涕泣謀於禁卒」，「更敝衣草履，背筐，手長鑱，偽為除不潔者」，「前跪，抱公膝而嗚咽」，足見情深義重。如此不顧生死的好弟子，如此驚心動魄的情節本已足以賺人熱淚，令人無比感動；但我們再看另一情節，左光斗罵史可法：「庸奴！此何地也？而汝來前！國家之事，糜爛至此，老夫已矣，汝復輕身而昧大義，天下事誰可支柱者！」他責斥史可法不顧生死前來，實在是把大好生命奉予閹黨，而置國家危難於不顧，這種輕視生命的做法實是不明大義；左光斗進而謂「不速去，無俟姦人構陷，吾今即撲殺汝」，並且「因摸地上刑械，作投擊勢」，目的是給史可法當頭棒喝，希望他以國家大事為重。二人同樣將生死置諸度外，但相較之下，史可法不顧生死是因為個人情感，而左光斗視死如歸則是為了國家，其不怕犧牲的精神可謂重於泰山。在史可法的烘托下，就更能彰顯左光斗的正氣凜然。第三重烘托是在選取材料上體現出來，全文主要寫左光斗之軼事，但作者寫史可法之地方甚多，然而卻又絲毫不覺喧賓奪主，這實是作者高超之烘托技巧所

致。作者寫史可法古寺讀書，目的是映襯左光斗獨具慧眼及愛惜人才；作者寫史之冒死探獄，實是用以映襯左之鐵骨錚錚、忠心報國；作者明寫史守禦流賊張獻忠時，「數月不就寢，使將士更休」之忠心為國，實在是映襯左光斗教誨對史之深遠影響。在左光斗面前，史可法始終是一個學生之角色，對着老師，他的反應是「噤不敢發聲，趨而出」，「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：『吾師肺肝，皆鐵石所鑄造也』」，作為同樣是英烈忠臣的史可法，對着老師也不敢作聲，每逢講述老師的事跡，總涕淚滿面，史之光芒加倍烘托出左之高大形象。

在第一部分，作者詳寫左光斗而略寫史可法。文中具體記載左光斗在古寺中見到史可法伏睡，即為他蓋上貂皮大衣，又為他掩上窗戶；其後當着史可法面，署簽他為考試第一；再之後在夫人面前大讚史可法可以繼承己志。作者詳寫左光斗遇才、選才和譽才，能充份反映其獨具慧眼、真誠扶掖後學和用心為國家選拔人才。而寫史可法則只有「伏案卧，文方成草」和「呈卷」等數語，並沒有交代史之刻苦讀書。這樣安排，可謂詳略得宜、善於剪裁。

本文筆墨簡潔，如寫史可法呈卷時，左光斗「瞿然注視」，短短四字就生動地描述了他重遇史之反應和心情。在獄中的部分，「抱公膝而嗚咽」六字，已包含史可法千辛萬苦終於見到恩師的安慰之情，繼而見到恩師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生出的悲痛難忍，以及師徒間之情同父子等複雜情感。「奮臂以指撥眚」六字則既包含左光斗受傷之重，不容易張臂，滿眼血痕之形象；同時此振起臂膊，以手指撥開眼簾動作之激烈，亦可想見他內心的激動之情。「目光如炬」四字，則可以想見作為賢師之左光斗的威嚴，其光芒四射，彷彿所有精神感情都透過目光表現出來，好像能照亮整個黑暗的牢獄，描寫得極為傳神。「作投擊勢」四字，背後意蘊豐富，這只是作勢而已，其中隱含賢師對徒弟愛護之無比深情。又如「更敝衣草屨，背筐，手長鑱，偽為除不潔者，引入，微指左公處」，寥寥數句，即將史可法打扮成清潔工人，由獄卒引入獄中，並指示左光斗的位置等內容都一一交代了。其他如「史前跪」、「趨而出」、「振衣裳」等，均足見作者文風簡潔。